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橒

洺水集卷七

宋　程珌　撰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彝倫攸敘唯聖建極人道為先夫人道昉乎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之皆天之彝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人心如川之流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意者盖敬其親所以

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天下之悌睦其族所以作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咈萬化之權輿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天天實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邢茅而已也而吾祖宗之意慮其散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為宗正以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既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外於三山西南既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焉

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日詳邪初在所之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迺徙而建於開元宮之左逌嘉定十有七年歲盆久屋浸壞丞相遂言於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為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故址可弗治乎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大宗丞

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古人必葺非直為是美觀也非廣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為事者何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偽重婚族以星其別時衣廪以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化陶然大醇於以磐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宋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為天族表必能上稱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宗正趙氏名



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云丞名范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賛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並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既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寖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宋德大命集于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

書而後相之名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葢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為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為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上承下覆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還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

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勳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耶稽之國史王著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齎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令丞相之宅揆也一

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亡形亦莫敢以銖兩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敝矣乃捐金使新之於是庚辰蕆功辛巳役治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以合議疏沼以澄心耽耽閒閒志慮不煩盡思古人所謂助和鼎味者固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而已也雖然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大者閑於大而毋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毋媢於大各務罄竭相為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主無為也

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羣掾於下羣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務清則垂衣之化可凝然則都曹之繁大矣可不思所以答吾君吾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豫營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事為屬辭之不獲輒附所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盃舛我國家天臨海鏡東至

于海西達於闗南淮北冀萬里一堠制為大中下都督府又路為都督府又路為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闗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凛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歳時

入貢又若鼠島麟洲騰風踏浪譯言貫寶自達于舶司
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六龍御東志
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
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
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輿
執玉萬國日月可冀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
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楗
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庳具曰偉哉比

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為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為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為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莫厥官其書亡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乎某謂二君知邸之為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邸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為且欲記之

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邸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迨今凡領斯邸者率至大用豈無為邪由其號者覯其實後其職者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璪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内之事有當為而不為者有已為輒廢而莫有繼為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

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為也朔風烈而耒耜閒春雨濡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挾北海可超華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況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

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迫州宅右底廢營偪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起之非其所當為邪乃其司自揚從泰自紹興以及于今漫漫百年而未有為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為之蒇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華深若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鎮淮服然則非時邪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

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為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别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須地出今役也縻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贏取公

上而歛不及下工優禄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哉而或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之環堵而公府雕墻毋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茅茨不剪莫再虞朝臯門仍堂具存周典至其野則田菜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户有田家有宅廬環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坐臺乾端坤倪一瞬八荒近

而閭閻之戚欣官吏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黍之番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雲入懐紓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斯才充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峇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

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犬牙足以相制内外豈容適均

兹歴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貙兕隱隱皷皷其

屯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超統於

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閎曷壯國觀顧若步

官沿陋為甚住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

仆興有時今侯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

役匪征廩庢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硉兀隆堂岌嶪

烟浮瓦碧霧籠牕濕登髙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

軍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揚疏洺泜屋垣牆耽耽沈沈
不啻百楹捐緡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餘曽不
為毫髮之歛始於寳元之冬迄於丙戌之春罔愆于經
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讙壯旗幟精明對壘覘之猶曰能
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
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心傳靈機把授濡須振迹固
始知名虬騰周戍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硂懸劍躍
龍阿指撝而川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

整摧堅稽功校勞剖竹分畨決決淮水暴暴淮山且不寧是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華榱之下甘卧重裀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心強筋頓輭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盖自昔建功業者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入腹手甓日運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氣始末不渝唐人郭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驚心飲冰傷骨跋涉險阻出入

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盖由其性然惟其性也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無雜蛙蛭之濕居者乎睎此華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之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昃未炊之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觀其嚴湯液以起病皇嫁聘以恤孤保封田以衍餉明功籍以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絶苛征士旅歸心連營一詞推此以揣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其居也不然則綜核之

朝黜陟之公胡為乎山未靡旃畀之金鐀之符而使之總牙璋之律哉雖然是亦未為可安之地也閒之西北有故都焉泰山黄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華之還者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思紹興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攙搶之妖祲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後警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汎掃陵廟幸丹鳳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帝城永藩王室

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奠乎然則是役也姑書始焉侯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舍嘆曰廣有斯文哉因為文直以韓為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

祐得公書曰予之文出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羣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

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専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扵用廢而弗學者乆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扵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亡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實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為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授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亡慮十數史君楊侯

若請尤切率尼未下寳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復請於朝朝廷下儀曹其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歴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為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牓仍撥隷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為順丞

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即日
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
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道更四百餘年
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
人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既喜公之
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彛則察紀敘
嚌嚅道真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亡涯而上之賜庶
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祖俾爾多士休佚以養

其氣饜沃以厔其學發之而為詞章充之而為氣節大之而為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為屬亡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鋟之又前守林侯岊亦嘗即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為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未至也人畏其來既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既至也人安之既滿也人留之留之不可而去也雖乆而猶思之不止思之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

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己寛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徯之安之思之祠之祝之而已一有所為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為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為厲民哉曰賦斂有經也或取羸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冤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為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

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僇辱之得金而後巳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春江也甞欲築堂名以道院巳而再期來塵班列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令令君竟爲之予未知斯民之情也巳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可則令君之嘯詠

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即理與法之所聚也曰院者即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翱翔天朝予亦將乞身西還鼓櫂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詩而為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已也

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册上下數千百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専門習盛甚則倚席不講蕪地為蔬學存道亡民罔用勸

漢唐盛際已不足觀刓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籙文治蝟興聚學爲海揮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東南尤爲特盛逾嶺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綬餐霞噏烟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既畧見方且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

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碁功之族築舘共之太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實

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跖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為暘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為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説

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暘谷者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轔轔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躪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

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

金刹差參其菊絶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

吳烟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

癸酉冬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灺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

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

子邦君郟侯升卿始規廟東間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

百二十丈為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躪踐屢驁屋不足庇盖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来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地可拓侯乃偕别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果可焉於是括餘閒平阻險因髙下且徙教官之舍而他之前日之湫敝者一旦地闢天開改皃易睇是斷是度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沈沈

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羣試之吐英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為如何邪且是役也亦有數焉初郟侯之始創也歲為戊子是秋即試士明年冠南宮占鼎魁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令侯之增廣也來年又為戊子則巳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来固天所以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

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宫矣已而以選場捶陋遷之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説乃躬行度之議乃定玆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揺於異議蓋新安為畿輔凡分左契者皆朝廷推擇而来故多得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斂纔一二計令侯之賢也冰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

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聋聨書之以告後之為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寧戒飭用是陛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謳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為守檮杌饕餮為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駡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

已道之所在始於脩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為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

新宮尉吳門吳侯大淵克涖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大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迺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揉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迺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為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

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踝吳
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
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
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
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
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
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
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

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為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今大夫意也其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觧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茗蕘兮屏其虛東溪紆餘兮帶其郛有學宮兮屋渠渠戢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風舞雩秋爾霽兮凉生墟服仁食義兮力畱圓規方矩兮行瓔琚靄靄閭閻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士題名植石校宫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伐石嗣之而未有以叙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宫乾道戊子賢守郟公升卿實新之次年已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為南省第一汪公義端為廷對第三與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已丑春官之歲頗羣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

人抑亦有深意焉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始親策士士之抱英竒懐經濟者得造龍墀從容竟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為吾鄉邦之累者凛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

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昌化縣學門記

縣為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徳而來踰六百載士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寖盛何邪顧所養奚若耳學校養才地也壁水泮宫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閭屋耳甚則圜蔬耳然學術有淺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

嵗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熈巳
亥令錢公敎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宫岡地平衍溪山
紆環然前櫛氓廛無地可徑寄門東偏句蹊弗正山川
若障曠莫可睹吾邑人歘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
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
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閑閑宫墻益尊東南諸峯羅立獻
狀秀氣益發如抉壞雲如剖前屛端閎洞直天造神劃
學故宫也而改貌易眎𣃁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

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卞公園
由卞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
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
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
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始克大備顧不偉諸
而又歲延秀雋闡厥政事盈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
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治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
可後乎願為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

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
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
成寧止成淳熈之緒哉自慶歷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
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
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
不徒斷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
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為邦人喜邪乃引
筆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屋壁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由承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愿焉迺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

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天啓炎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争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聖子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勲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来乎雖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名於榮寵有如歐陽修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歴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洿池池有楬凡池廣陿水淺深漑田若干悉書于楬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為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浸得休息言已又曰使

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闠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吕蜀産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鋙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繁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黄霸之治郡顔闔之御馬梓慶之削鐻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亦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迺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横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

山九華諸峯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犂徽鎮于諸山固名清絶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逈邐有如吞吐大江沈涵乾坤則秋浦實如巨浸池之山水盡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閎意象突兀翔太虚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為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

又書戒某曰為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没人之實曰媢盜固恥之媢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

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温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揺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樓豈徒作哉盖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盖高則静静則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

則賤貧織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秋浦之緑又當若為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以此思貽亡窮邪若迺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虚簷納出洞之雲飛栱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烟霏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為公賦之未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五日記

勝靜樓記

己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羣峰羅立予作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奇樓之左右綠水紅蕖雜以他葩樓下為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為休燕之地盖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為取老氏之説扁以靜勝幸不鄙為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
則頽然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茍因夜虛寸扃暇
皇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大
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已矣至
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為其體曷不於日
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非動生於靜乎至
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
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耿故能

閒未極眎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閒君頻年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静觀羣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蒲荷之枯榮上而烟靄之卷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静者也然閒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

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子哉將君家之子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為一時登覽而止哉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潛舊為州今為天子玉縣睞扶風諸邑甲焉然令所居燬於火六年矣而莫之或治者何哉得非疆衍事繁賦之供上者廣非窘於力之不裕則困於才之不優夫是以因循迨今今令之來始克營度自堂徂廡自門徂基

咸作新之夫令所以長乎民也儻其所治左仆右摧上濡下塗則何以肅觀瞻便聽斷哉大抵身安而后心乃佚心佚而后理乃明非不急之務也天下本無事也激之則事生州縣未嘗無財也竭之則源涸今令也一年而事簡二年而財裕三年而役興優游暇豫事半功倍盖僝功於寶慶之元而即工於丁亥之歲也昔班孟堅之傳循吏也所謂震俗之名殊常之治咸無焉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朝廷之法順吾心之

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怪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營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犇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囊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車澤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

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頒詔有亭嚴更有樓圜扉帑藏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肅也相與于于而来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歛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卧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葪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為政者有攷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轍之難莫難於為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籍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為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為單父為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始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復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

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乆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蓋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為古縣猩人信之今為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記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者容可不記乎使世之僭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泗之教則唐虞太平其不自

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御史星記代壽泠御史

太始之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為宫泰一常居是為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别宿是為天綱衡之肏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為御史方火德用事熛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莫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

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時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冷公稟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匡衛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寧民物以符太平縣端門之次以歷藩臣又緜藩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為上相之星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黄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少微顯而文明老

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按甘石經以為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寳慶三年上巳京尹户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濵之游為盛盖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名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賔客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

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為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羨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燄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羣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躚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烟空濛畫景澄豁靚

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橈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頹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刻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哉他日輿圖盡版護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

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蘭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𡙟僕岸立用竹竿篙入丈餘乃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擣藥臼臼可濶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窞有仙人田叩陌井井有耕犂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

大如鵶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濶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墜其中幸有石天窓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窓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瓔珞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笞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來游

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

嗚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為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

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沿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望澗泉則漲漲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為太息辨才結廬今為廣福寺一山屹然内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若曽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勲配朝廷之大享慼

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歙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
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
猶未仰干於天德玆實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
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亟聞蒙賜廟號世忠念程
氏得姓凡十四世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十
二世而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
為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於
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為美號爰卜

湖濵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竒再發靈於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裔孫翰林學士通政大夫知制誥玉牒官兼侍讀珌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覩日月之所交參隂陽之所極凡曰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曁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曽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太華之竒或因瀍澗之濵或取崤凾之險

天啓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盖地大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盖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達路閭閻飾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宫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擿伏則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牒商邑翼翼

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塘睠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宫闕崔嵬江山吞吐雲横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犇賣繪滌罷之流懷材抱畧昌脯賣漿之輩並鶩分鑣木櫬金瓴南闠北闤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須益廣左酬右接旰夕不休比歲以来滋病不治粤唯令尹被命四年令修不傾風行如偃萬户安眠於皎月羣姦

側立於層冰徹爝不驚寸枹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蘇堤浸就頹圮桒橋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皇學饒學徒肅雍上儕璧宫既而則又曰今化既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昭榘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初孤山有寺曰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侑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為䕩還寺北山閣亦隨焉有

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令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衆木摇天前峰如幞晴嵐漲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鮮乃請於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宫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宫水精如屋琉璃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稷顔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

凛凛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

雖然為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朝廷以

為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難

僝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來

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於昔賢非能行其

所學而不汩於俗吏者能若是邪修茅焦之廬葺仲舒

之墓尋此意於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

誰邪嗚呼而知三賢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挹山之

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人以尹之意而謁記於予旣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鹽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歷畯乂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儒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虞卿六十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黜文饒嫉僧孺宗閔交仇罔極睎斯人兮孰失而孰得邪皇宋四葉丙子歲戍峨眉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

烈烈如冰惠州之厄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
位藜藿鼎食兮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
結屋冥鴻呌月兮謾羅布地之罝天駟超河兮不入
金羈之束鳴呼捍湖滁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凋
衰熙寧之新題梅影横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彼士
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止者亷耻
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廬千載之敗閣兮
今新鈞石借百年之堤姓兮于今返璧招二鶴以重

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寧須和璞之重逢有十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風玩吉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夫多羡乎修菊之叢倘來者之能必葺兮期分爾席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緜錢塘西行二百里烟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為昌化土壤荒落中產絶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釀方孰高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逃空追逋公私

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沈公為監察御史一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為民請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帥壅上聞四聰既達風渙雷行三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月為錢二千二百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僅五百緡聽自釀前有令納媚於府於月輸外創增二千二百緡奪為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慘今悉蠲俾為舊惟公家富川每趍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夂寘于懷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三十年之害二百萬之

課一語去之凡民宿逋縣令劉君亦貸而不取以稱公
盛德且合邦人之願繪象校宫以祈公壽謂是顛末某
所親見盡記諸某嘗竊讀公之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
興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
圖公之象自東極西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繋人心厚邦
本國有無窮之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謳蹟揚芬可
殿他部十月既望植石學宫雪顛秀眉扶携来觀讙言
不圖獲見今日酒不復酟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蹮

躚散為恩波雙溪之泉拜手膺冠摩挲翠珉雪霜皓皓
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願托頌詞長言於無窮
天子萬年兮公秉鈞金章紫綬兮照青春丹青粉澤兮
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歙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
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
兒童走卒皆欲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

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来閲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焉獄訟之清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為善政哉吾州山多田陿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饉相仍烟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賚之費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

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犒優腴士心鼓勇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詠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為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

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嶢嶢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于民者始強矣民惟吏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赤子體睞之毋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秫水不通舟民

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為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劉公始以折價為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初縣令趙君希益以議賑貸詣府因謁御史御史訪以民瘼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枘奉宣唯謹命甫下即日檄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興害除固有時耶然時不能以自為亦人為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

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焉御史不許然二邑之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人之意而求為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為縣再歲而羸勸耕桑崇學校徼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為民者未巳也邑人其拱以俟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羲黄堯舜氏以迄于今莫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寖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相劘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衰役民之制紊秦極矣漢更之亦龎雜而不綱自是益紊矣我宋剗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戶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昏吏貪橫征亡藝與夫裕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

與為義役因其貲産之髙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户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户不知役可為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講信修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目其事嘉其志故樂為道之

徽州平糴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土建

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為民而已顧人才不能齊也而汙者朘之酷者戕之昏者縱吏而害之彼知以愛民為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及之故王澤所以常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歙為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終朝則萬壑迸流晴再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旁郡又其地十為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斂無幾一不登則細民持錢謁糴亡所往往懷金而道莩顧某之家曽不足於歲廩者然目擊田野為之盡然傷之

乃輟常產二百畝别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發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日邦侯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陿而收薄雖常平有粟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絶賑卹不時今也裁冗費得羡緡市米五千石為屋十三楹以廩之民告糴則唯睞元直使市價莫增歲饑不害嗚呼仁哉且新安環萬山一溪如帶往常得米於朝矣陸運既艱舟漕復岨吏姦米腐㕘然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使

之有備才固不同若是耶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若耳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心復至焉則不徒為愛民之名者矣得若人焉森布宇内萬物吐氣則太平惡乎亡期哉且歙之城一面負山三面臨流狃於地利城圮不治令侯也城則築之門則作之且復繚城為堤植以楊柳芙蓉為邦人行樂之地使深溪疊障之間粉堞雲齊丹樓霞爛山川城郭一朝改觀夫有廩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亦

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螟之散昔人必歸之主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寻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斂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才足以有為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峰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

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瘠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糶之歛歲命曰常平租賦之外别取於民者以為民備命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奈之何莬符墨綬不能人襲

黄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蠧之
甚者他用不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
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别地蓋慮異時侵易如常平
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為之者力不足也孰知有為富
春者獨表表於畿甸間乎豐其屋髙其廩儲楮六千緡
平則糴之貴則眎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
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
念深細徹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邪令君張氏名脩

故參知政事嚴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亦間有為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諸富民即罰諸吏矣不取贏於夏賦即掠羨於秋租披民之心朘巳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廩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

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斂散毋失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本末源流之論誰不能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庶幾其萬一焉則又烏知其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母舅故外府丞黄公諱何為縣為州所至多遺愛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輿夫卒悍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緡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葢其天資然

也今其次子閎為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卒棲寄浮屠氏結草為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之相與請于閎閎葺常平廩偶有羨材又有屋之籍于官者亟白之令令黄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度地于縣之南為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歳給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病而無歸者别為屋以居之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没有以藏矣顧有

以記之嗚呼此其為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為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為而難於久往往為者代去來者不尋則一切影滅矣不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繕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人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

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某曰某蒞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滙于彭蠡以入於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於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為梁舟五十二箇籍版八十四丈治鐵為纜

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徒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咸曰其析木天江乎抑精衛塡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畮營屋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

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穉則治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睎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為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為此邦喜耶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津梁道

路皆古人為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為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為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況於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為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爾寛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寛而立不隨急而攻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骴禁置揭縣衣昭度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證委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決萌生恩覃翔泳寓内州縣有圃曰殣保合太和人全形性昭天漏泉布濩涵浸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周覲八維利事便條興植無遺起自吳門護曹王畿猶慮殣圃狭不足支又命州縣别阡異埼以處良族以收遺骴劉君大成時令昌化奉檄載馳載詹載暇古縣之南平川之塡乃塈乃基乃垣乃廩阡曰吳安名以地借

佛宮道廬未藏之骼悉瘞其間毋復狼籍消𡙟遊魂昭
沐光價耊穉扶携且覲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謝初公
漕淮行之淮堧劉君在滁為仁義阡令命淛部曰淮實
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
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靈長閭端演迤粤
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犄莫可量只竢成泰和措民
安理皡皡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時而已芟法唐
碑因韻以紀俾民伐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競皆士大夫不知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不急仕不附炎爲礫阿堵至蹴以足士無賢愚付百年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顏叔之爲人蓋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翛然不類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清湍奇石蒼松翠竹之勝一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邊春曰閑世界至其自號則曰塵外人其胸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

者平時讀狐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諄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永烝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潑河一帶為山九阜曰吾以此為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穎叔神氣清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穎叔於寂蔑之鄉授穎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冰融羽化毫髮不留然後相學浮空汎

景以遊乎無倪使穎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蜕而又何有於羲黄源大夢之境哉穎叔姓邱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煞子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蜕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子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罙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為寺甚古燬於臘寇紹興七年旱進之率

里人禱於遺址雨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祈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為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義之風藹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穎茂方興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施與不時炊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弼倡

而新之其曽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眎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𠕋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為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質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頑弗良訴之州者州下之縣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為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為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詞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為故府將妄詞者

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容多院僧焰燈主之燈既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諸孫始以方興正乙主之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祖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

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縁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邪余非佞佛者即事而紀之不敢沒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狃囊錢囷穀之資以并吞愚弱憑淩里閈者則進之與其曾孫瑀豈不尤為可書邪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頃予記富昨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蓋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玗復新

之宣和改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為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輪藏皆曇傾槖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藴字茂達者倡而具之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諸佛所聚為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寶池中大千刹土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恒河沙界無所不說何必殿邪曰不然入度千年埀敎萬劫不

假莊嚴妙勝安能感發羣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
波羅奈國猶施萬寳之筵佗化天宫尚啓千蓮之座乃
知寳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為居士證明殊果垂諸
方來而居士懇辭不矜已力令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
為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士居士冢子曰持閒之欣喜
既施緡以訖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為子則不
可不為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
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

不可為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顧此大雄師丈六黄金色巍巍忉利宫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絶風水火此方士庶永作福田持以書来謁記於予予之從姑實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之弟中立又予同舉進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者也記殿則堂見矣初相殿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施者程雩孫顥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儔吳文思

而曇亦居其一焉寺之比隣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亡子惘其之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重建方興寺記

有唐貞觀十三載寺實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水蕩之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興官牘具迺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一長者作鐘樓巋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偏叩布金人若門若殿若千佛

工緒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萬法本来空世間無物非虚假而況樓臺諸殿閣以及黄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以大圓覺為伽藍汝今要見黄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善財當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斷除障法無量極或為刼水或刼火種種變相壊津梁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須認白蓮花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刼水與刼火自然化作清凉池

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衣三十衆人人各修菩提坊此屋萬刼永不壞此屋既不壞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場出没煩惱海一切貪求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薰天華屋如露坐念昔天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照南贍部衆生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顧燃大智燭破彼昏暗衢更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徧大千我亦懺悔者師歸刊之石

歙縣黄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歐六合内外皆一信善其説茫洋濶大而卒不可泯絶者吾儒之道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郎藻棁畫楹元堦堤塘千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淛河之盛郡之南五十里曰黄坑環黄坑十里僅一剎唐太和建也皇朝大觀閒僧特盛屋不足容析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焉今獨黄坑院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熈乙未乃得智愚主之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叙法文

孚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鐘臺若大士閣若華光祠曁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不備南溪如帶北壠若屏嵐靄紆環已占名勝而又樓觀突兀金碧輝暎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文之起仆也為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還岸巾横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為法者使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己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煥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如或耳挂金鐶或手持玉印或容開菡萏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獰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藥臼摩挲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慇懃敘間闊挹予使即席予既即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追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興像羅漢予乃為莊嚴持軸山尊者已而題其扁具言前

夢因今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教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再睹應真閣㥸敗亦已久因發勇猛心今幸得員滿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硉矹如喬嶽彈壓此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徧滿無常住時住人天海亦住彼虛空而我阿羅漢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閻浮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窟山親

見容多羅如在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囑付常令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曉安知他羅後最後無度者令我請與師及與番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一濕性山林及江河月光常充足此心如此閣無壞亦無新他時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鷲嶺布金園則以人力故惟以人力故則有易與艱然而願力堅雖艱亦能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計年吳越號慧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教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真曇密法進寶殿經營孝皇御歴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埃于欝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天畫雲浮河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

費大莫興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崧一顧慨然孰
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諫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人
駭嘆謂出神力無礙廣偷尤奉尊者五百鉅人耽耽廣
廈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然自爾八年
住㼷四傅丹漆金碧迄未之員辛巳有命以崧再至
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
堦排雁齒星垂珠綱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
乎玳瑁良由千秋紀節名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亡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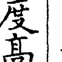
椒殿邃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繒川委雲蒸佛行有槖亦復自傾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二十年始終乃備睠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寂蔑興墮清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劉道真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之所志莫不披宿嵐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或

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峯或忘歸而屢宿石橋或乘輿而獨瓢泠澗或遇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賡導式之留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真之張寳帳或遥瞻釋遇之上驪峯盖因前世曾遊所媿今生失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寳盖法幢威儀隊仗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分餘脉復過穿珠一結雷峯穹窿寳塔聳熏爐於前應護一氣以中涵三皁横陳雙龍後伏勿輕加於營築庶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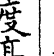
閟於靈竒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絶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飛四面起雲霧雜芬芳其俗事宫室佛屋儗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漿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幽宫室之盛羣心之歸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坐卧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養果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證無生忍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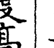
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卧何歎至若諸佛以及羅漢能
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一切疾苦滿一切願
欲昆虫水旱永絶灾異山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答國
王大臣是名果報雖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為有底
禪未是離世法須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
閣如光明如來方為實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
巍巍永刼不壞以此功德是為淨慈鄰峯喚起辯才今
日同聞知見禪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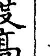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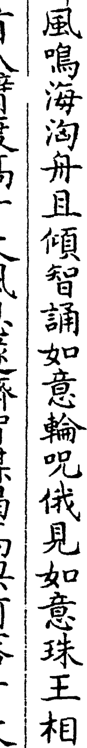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美語今壽朮千里門之不去者逾月勉即其錄而次第之其錄云寺負錢塘龍山唐開成四年建曰隆興千佛寺後有西竺僧曰智冰炎一椿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適吳忠懿王用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者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

勝相以答佛施時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閣高八丈光
請於忠懿以閣為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為十丈皇朝
治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厄於臘寇唯勝相一閣屹然
雲際不墮刧火紹興初光之孫曰清中興之清有子
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
聖子神孫三殿臨幸盼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
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厲壯耄一日闕　宿仆盡起
金碧輝煌增光疇昔至鑾東朝出内帑賜之風運遹遐

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形而奪海航之人於魚龍之腹要為奇事至於動三殿之臨幸感東朝之恩錫尤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為錢塘勝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為量數矣備末之功等乎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者勉諸

靜江府英烈廟碑

有國所重唯民曁神民之司命惟神與吏乾溢札瘥率為民慼吏政弗良乃祠乃祝吏不惟神政思良哉政不

自良單厥心哉古邑貝山公實生焉曰于曰何公氏名之少游鄉校儀望已偉有獠嘗畔公鯨僇之邦人德公歲時奉之緜唐抵今千年弗怠廟貌弗顯曷慰氓心民李太初有祠于縣令令史渭亟白使者轉而上聞錫名英烈千歲靈休一旦暴白邦人驩迎用榮上賜洪惟國家明德卹祀凡以民請必表異之豈徒表之還以祐民予守潛藩併命剪盜悉力憊惫甚願得少休上恩可之行次建陽介來乞銘俾刻廟庭銘曰

公生有英姿禮義為干櫓噫昔獠負固磔之如磔鼠比日鼠跳晝公神在帝所霆擊風其驅笑談清廣寓桂漿烈兮荔子黄柬甌閩兮西衡湘功成欲威兮歸故鄉流惠我民兮湘江長

洺水集卷七